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三輯

第八十二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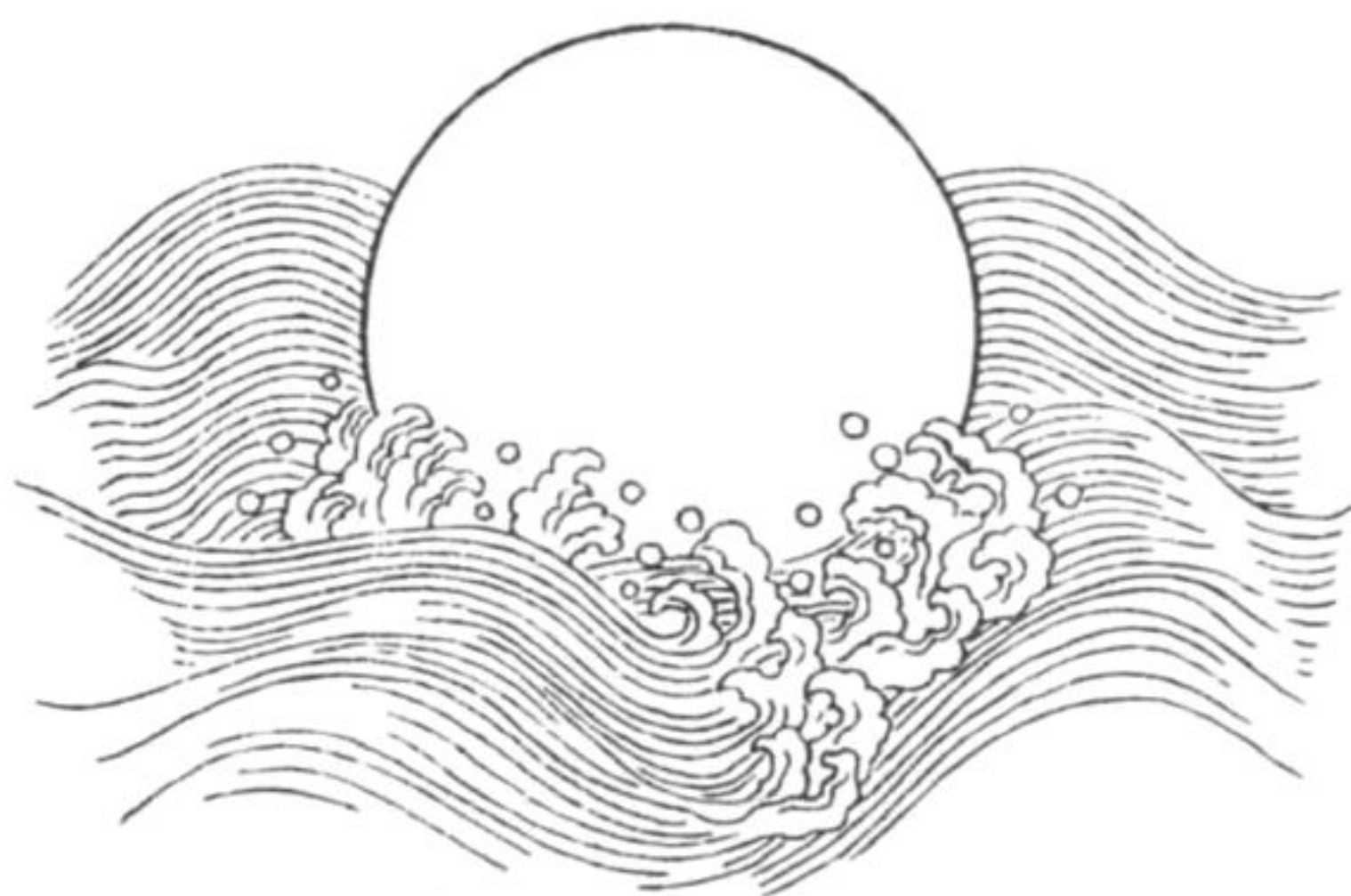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三輯

第八十一冊

黃山書社



(明)黃鳳翔撰

田亭草二十卷

明萬曆三十九年甘雨刻本

田亭草序

自國家以著作大權歸史局而濂州之雋遂各發靈宣閱憲古會真以擅名千秋如宋景濂之溫醇高季迪之夷曠解大紳之軒豁丘仲深之沉實楊用修之博雅總總林林未皇更僕迨北地起務作壯語力攻前嘉而後來之摹影傳

田亭草序

壹 卷之二

聲如七子輩通以桓文相雄長祇史局諸賢不啻駢枝吁亦可異矣它未暇論即如瑯琊歷下新都非彼濠中最稱錚錚者哉然歷下龍驤而舌則缺新都彪炳而質則羊瑯琊浩瀚稍具大觀槩之理虧縣解識遜卓越則亦僅僅於咸陽東西京間作椎埋已耳求自匠意逼真

古初則余未之前睹也使與景濂諸君

子並驅中原度不敢逆顏行况欲以閤位而效正宗大言欺人其誰許之乎余小子蓋嘗搯擊而歎竊惟文章代變猶江河前代逞矣帝自爲統人自爲師即居吾世而特稱鼻祖亦奚不可柰何必字纂句摹舉咸陽東西京人之殘唾以

田亭草序

貳 本文二百一十

相辱且善法咸陽東西京者惟是血脉流貫政不必字句之肖與不也譬諸五父之衢百族之子粹而遇焉縱有若優孟之於叔敖越石之於宣武冠裳似矣形迹倫矣而以稱於真血脉則不可其或一姓通傳來仍通降即鵠白鳥黔鬚眉迥別鶴長鳬短體受各殊然其血脈

國相屬也是故真者不必似似者不必
真毫釐千里惟有識者能晰之吾師宗
伯儀庭黃先生少以明經取上第歷詞
垣其辨古法真似不爽錙銖故時攄腹
笥伸紙濡毫上之制詞中之紀述下之
應酬隨意敷言隨物肖象如部鼎犧尊
之蒼蒼其色也如山龍華袞之斌斌其

曰亭草序

李元吉

文也如和鸞大輅之雍雍其調也其於
咸陽東西京不事剝削而丰神機軸默
相聯貫殆庶幾大而化化而忘矣彼七
子之字纂句摹不辟易泉一以百反走
也與哉雖然不可
宋時歐陽永叔初承母鄭畫荻之教
序事最謹

朝急國本則數請建儲知貢舉則力暨
文標衛忠良則亟斥朋黨晚而屏居自
稱六一居士而尤好獎拔後進孳孳吐
握之遺至今想見其人雖爲之執鞭所
忻慕者先生夙失怙日御板輿修髓旨
以奉太夫人遺榮養志至老不衰其孝
敬同婁典文衡司辟雍篤意蒐獵惟於

曰亭草序

雅

歐陽文忠公

小子混珠它皆知名士其賞鑒同晉貳
秩宗疏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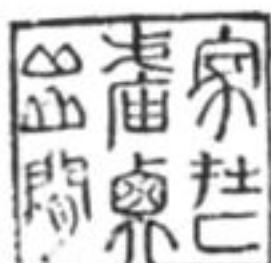
蚤建元良出閣講學其忠懇同枚卜

命下舉朝士紳引爲前茅而齟齬時好
拂衣徑歸其姱修同蒲輪數召堅卧不
起第時時與賢大夫士談道講業而嘉
意後學郵篤摯其高風勁節又同夫永

叔以彼其才澤於道德故能振五季之
衰而樹慶曆之赤幟先生尚友永叔千
載同符故亦能洗七子之陋而稱隆萬
之白眉文章道德華實相須有由然矣
余小子固陋寧敢輒阿所好第令具隻
眼者按籍而索之當知余言不誕也
萬曆辛亥莫春門人吉州甘雨譔

田亭草序

伍



田亭集叙

國家詞垣之臣以文章爲職業當其史
局編摩鑾坡視草之時濡毫染翰爲文
而已一旦而履端揆參密勿則鄉之給
筆札

上前咨討典章證鄉今故者政啓沃主
心潤飾皇猷之所從出勲業爛然以爲

田亭集叙

卷之五

天下文章莫大乎是廼其所爲文不端
端摹古太半祖宋人之遺期於明易爾
雅藻潤雍容相傳爲館閣體頃歲持論
者欲別操其柄以奪之而駕其上顧竟
無以奪也吾邑自遵巖王先生以文名
馳海內與毘陵唐太史齊稱猶以不獲
官詞垣爲憾逮于今而黃宗伯先生始

由茲途奮云先生官史官遷坊局領南
北雍貳春省以至起大宗伯位不爲不
尊歟歷不爲不久廼先生居官在事重
十三年它非其請給里居之暇則其辭
辟不赴巖居川觀之日故先生之勲業
不可概見而時時見之於文章其大者
如請建元良論時政乞休辭用諸疏體

田亭集叙

二

卷之三

國識時之真衷與夫出處進退之大義
炳炳朗朗揭如日月而其次者以暇日
餘晷旁及于經史之折衷道德之渺論
鑿鑿乎皆不刊之見有用之言也蓋先
生自繫籍後毅然以天下士自任而盱
衡當世之士無如金馬玉堂之上曾希
有遜席者而尤不屑爲雕蟲繡悅之文

故博而求之載籍浩瀚之間以尚友乎
千古抽金匱石室之藏窮二酉五車之
蘊博聞強識緒閱不休逮及里居謝絕
世好門可張羅或匡坐一室或湛思竟
日造詣益深採撫日富心所謂是雖前
人已駁之論力主之而不以爲偏心所
謂非雖古人相沿之書力排之而不以

田亭集叙

三

卷之三

爲擅其於歷代信史字標而事核之是
非進退不謬聖人簡勒爲成言以俟知
者其窮矻之勞有經生所不能堪而其
總攬之富廼宿儒所不能殫故發之於
文章渾厚博大亦窮工極變模物肖形
揮洒縱橫盡若是此先生垂世大業於
經世之勲名又奚羨也大氏先生之居

官。爲文而其爲文也亦如其居官。先生居官直行已道進無炙轂退無終南相自徐文貞公而下秉權當軸寧無知先生者而先生循資望自如未嘗一凌躐而借寵於冰山之門也故先生爲文亦直據已志古無勾棘今無卑趣書自鄒魯六籍而外諸子百氏寧無當先生專嗜者而先生建旗鼓自如未嘗一餽飮而乞靈於捧心之里也夫文章家之相齟齬也如敵國然禘漢則祧宋爾宋則逐漢匪但格有所偏抑亦材有所限先生苞而孕之具體而化之按法則靡有不合欲揭而名之不可得矣故先生之文何嘗無館閣體亦何嘗專擬宋

田亭集叙

日
一百十字

人出入歐蘓而拔歐蘓之幟步咸陽西京間則無意求合而若逼真肖之也先生嘗自言尚友千古則有餘以友天下士則不足光縉小子淺鮮誠不知先生於古人書所知世而論者當醉心於何代何氏而竊覩其意若不欲於今人中求之也光縉亦何敢以今人求先生要知先生文其不爲遷固者廼其爲遷固者乎矧先生有名山之藏嘉靖大政編在載

田亭集叙

年

余

萬曆辛亥季夏儒林間人晚學李光緒

頓首拜譔



田亭集叙

六

冬

田亭草自叙

郡城東郭外有田亭山即余所營塚地也山之陽構斗室焉每風日清和庭除暇豫輒約親朋命巾車以往客去則蕭然塊處案頭置南華經一部而已今茲拙集非山中所著也直謂生平耳目心思于茲焉得當與鼠肝蟲臂並藏不令旁觀誚笑者指為覆瓿之資故目之曰田亭草云憶曩少年盛氣時竊不自揆量謬意用世願釋褐得宰邑佐郡或備員部署庶幾効鉛刀一割駕馬十駕之力以圖報稱於

田亭草自叙

乙

冬

好也是歲屬有吉士之選議者謂上第三詞臣當今偕同年諸士肄業于瀛洲館中俾磨礪淬勵用課厥成而華亭徐相公以非近例已之余朝罷退食第健戶讀書已耳自惟孤陋寡聞乏師資之益然從容涵泳不束課程於依仁游藝之旨頗覺會心未幾而憂病相仍先後跼伏田間者凡六七載問醫裏事之暇時而閉目匡坐時而繙閱載籍以尚友古人則有餘以友天下士則不足又性素樸訥即進而抽金匱石室之藏執編摩校讐之役日與英賢共事曾不能款布腹心仰干提誨以故其孤陋彌甚逮乎領國雍佐

看省退棲岩壑或嬰心職守或結侶登臨駒隙馳而
屹嵒逼古人以暮年好學譬諸燭火之光而知余之
不能好也夫不溉其根而竢其實不濬其源而決其
流難以異矣顧又不自揆量間有所著述論纂謬欲
以網羅今昔抒一得之愚而膚見管窺且用貽嘲賢
哲即贈送酬應諸作又靡能振拔時格力湧繁詞愚
心誠厭鄙之乃役余言者不勝對非管蒯之私業已
登諸卷軸勒諸貞砥余不得自匿其醜而篋中殘草
亦寢寢屬饜於蠹魚今犬馬齒逾耄而上矣吉州甘
義麓使君入溫陵左顧衡門請為梓拙集中相知夙
日意重一日叙

田亭草

卷一

念余再三遜謝不獲因手自刪竄命兒曹校錄之以
備剗剔每觸目未嘗不汗顏也蓋昔蘇子瞻氏雄文
冠代所覃思滿志者獨易傳九卷論語說五卷念欲
留播人間託名公以傳而恨裝寫之無力顧二書竟
不甚重於世今所傳誦惟制策論議諸篇耳立言之
難於不朽也如是余何人斯乃獲借菑木以代裝寫
而就正有道即評駁之後無遑更定猶斤斤望焉而
豈妄以是為可傳也田亭山靈且掃窟穴待之聊書
此以志余愧

萬曆庚戌臘月望日田亭山人黃鳳翔書

殿試策

策問

皇帝制曰朕惟君天下者興化致理政固多端然務
本重農治兵脩備乃其大者書言先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又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夫成王
初親大政而周公即惓惓以此告之其意深矣朕
仰荷

天眷獲嗣丕基自惟寡昧未燭於理嘗恭誦我

太祖高皇帝藉田諭

成祖文皇帝務本訓乃知王業所由興民生之不易

田亭草

卷一

及觀

祖訓所載居安忘備之戒又日兢兢焉茲躬率臣民
耕藉於南郊又屢勅邊吏慎固疆圉博求制虜長
策亦欲庶幾乎知艱詰戎以觀揚我

二祖之光烈顧藝典雖舉而實政未孚督策雖以而
武備猶弛四方浮惰者衆未盡歸農也何以使人
皆力本而不失業歟自屯鹽之法壞而商農俱困
邊儲告乏今欲舉之其遺法尚可復歟醜 匪茹
警報歲聞何以創之使不敢復窺歟議者或言宜
戰或言宜守或欲罷調兵或欲練士卒計將安所

大歟朕日夜圖慮安攘之策莫急於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歟抑其機要所在未克振舉故人罕實用功難責成歟爾諸士習於當世之務久矣其仰繹我

皇祖垂訓貽謀之意有可以便民益國者明以告朕將採而行之焉

田亭章卷一

二

東

隆慶二年二月十五日

臣黃鳳翔

臣對臣聞帝王之馭天下有治法之立焉興化之大務也有治人之用焉運化之大機也夫天下之政莫大乎兵農農以力本而斯民有所取給則國家之元氣賴之以益墾兵以奮武而斯民有所防衛則國家之神氣賴之以益張此其所係固甚大也然法之不立則紀綱廢弛求治雖切而無以享其成功用匪其人則舉動乖方置法雖煩而無以收其實效帝王有見於此故稽古之制酌今之宜而張弛維時師其意不泥其迹焉天下之治法立矣稽之於衆斷之於獨而簡覈惟當委之任以責其成焉天下之治人得矣治法治人合二者以相濟則由是而足食可以成內脩之績由是而足兵可以弘外攘之烈尚何化理之不可興哉欽惟 皇帝陛下稟聰明睿智之資具聖神文武之德自 御極以來下優恤之 詔恩同雨露矣錄敢言之臣 量同覆載矣慮臣工之不職而振剔之法申重於銓曹 明並日月矣懲醜之不恭而武備之防嚴督於將帥 威如雷霆矣日視外朝未央之懿範也 躬耕藉田康功之遺意也治法治人一時蕪振海隅蒼生引領翹望思見德化

田亭章卷一

三

東

成父矣茲萬幾之暇進臣等於廷垂之清
問惻惻然興化致理是圖謂非望道未見之誠居安
思危之慮乎臣幸際明時敢不摠一得之愚以對
竊惟帝王位天地之中承君師之統握民物之紀係
華夷之望所以運量於九重而宰制乎六合者其為
道誠多端而不可以勝窮矣然天下之大命莫重乎
農而小民之依深宮之所當念也天下之大防莫重
乎兵而武備之脩盛世之所不諱也當務之急孰有
先焉者乎考之周禮有大司徒掌都鄙之職而以稼
穡登萬民有小司徒會卒伍之數而以四時教戰法
曰亭草卷一
四

然後知周公之言其慮患誠深而詒謀誠豫也於戲
以天下之廣望治於一人之身以萬世之圖取決於
一時之近而勞逸安危之端則始於一念而已識其
端則人與法兼舉焉而天下之治以成昧其端則人
與法俱廢焉而天下之治以塞為人君者盍亦加之
意哉洪惟太祖高皇帝藉田有諭舉后稷樹藝之
教述有周播穀之頌先天下以勸農也成祖文皇
帝務本有訓紀高皇創業之艱究歷代興替之原
教太子以重本也至於祖訓所載慮胡戎之密
邇而豫乎選將練兵之防者諄諄然燕翼之必周焉
曰亭草卷一
五

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其真無逸之深意詰兵之
洪猷乎然創業之君備嘗民情故其為慮甚遠守成
之主坐享安樂故其保治常踈自古以來孰有知艱
詰戎如我皇上者哉猶且深憂過計虛懷下問謂
彝典雖舉而實政未孚督責雖勤而武備猶弛欲求
足食足兵之道以追聖祖之訓臣愚何足以知之
而竊有所聞矣敢不掇拾以獻夫民之所以日困
者食之不足也食之所以不足者游惰之日衆也田
野小民終歲勤動上困征輸之繁下乏俯仰之供其
為情亦甚可憫矣乃黃冠異流游談而坐索厚利行

伍羸卒拱手而虛費廩祿為百姓者孰無好逸惡勞之心而肯自勞以養此無用之輩哉邊警之所以屢聞者醜之孔熾也醜之所以孔熾者中國之無備也戎狄之性伺隙而發進雖蓄蠱毒之心退猶懷狼顧之慮其初豈敢以遽逞者乃嘯聚而入無險阻藩籬之隔鹵掠而去無亡矢遺鏃之虞為北者徂於屢入屢獲之利亦何憚而不萌覬覦之思哉比年以來竭民之膏脂以養兵而兵未嘗飽塗兵之肝腦以衛民而民未嘗安是宜其仰屋聖衷而宵旰不遑矣為今日內脩之計必也使游惰之民盡歸南畝

日亭直卷一

而其為道也豈必以勢駭之耶方今天下之田定額猶故而東南之地多沃壤西北之地多瘠鹵者固可酌其宜而通之也做限田之例薄稅歛之征董仲舒之策不有可用乎去五穀之蠹省徵發之期賢良之言不有可追乎貴穀粟而賤金玉補不足而勸農功晁錯之謀不有可舉乎斟酌損益循而行之則國無不供之賦民亦無不厚之生彼見夫為農之有其利而偷惰之無所容也安得不群然相率以自歸於農哉然此其足民之本也而屯田鹽法又所以濟其不及者也臣請以屯鹽之舊言之國初之制分屯蟻

張而更番迭休輸粟中鹽而自為耕種是兵固農也商亦農也務農重本之意其詳且密如此厥後兼併之弊起而舊額僅存復鞠為榛莽之區折色之議興而儲蓄既竭復歛以工本之利商農俱困邊需告匱其害職此之由耳是故豪右併吞之田所當稽也而汙萊不治者脩之歲入之多寡勿浚求焉漢人之所謂便宜或可以圖其八九也上納本色之例所當復也而種田待哺者聽之穀粟之貴賤非所論焉宋人之所謂三害或可以省其一二也稽覈明而世業定弊端塞而利源開由是闢開墾之規重正引之途而

日亭直卷一

私役戍卒夾帶私鹽者申之令甲昭如也則民樂於農而保伍之聚皆營田之卒民樂於商而逐末之衆皆務本之資欲使民力本而不失業者此實不為無助矣邊計之乏奚憂哉為今日外攘之計必也使南侵之不返隻輪而其為道也豈徒以倖勝之耶虜之至也必有先聲而亦有匿形以詭我易嚮以疑我者其情皆可預覘而覺也先居其隘盈以待敵法不云地形可擊乎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法不云難知如陰乎避其鋒銳邀其情歸法不云先治其氣乎因時出奇伏而制之則我有必勝之算敵有必敗之

形彼見夫主客之勢既殊而勝負之數亦異也亦安敢肆然跳梁以憑陵我中國哉然此其應敵之權也而訓練土兵則尤所以圖之於豫者也臣請以兵制之舊言之國初之制衛所錯峙而九邊聯絡騎步相參而五兵互用地各為守也人各為戰也折衝禦侮之畧其詳且悉如此今也列障分圻而寇至莫禦曷嘗見其有守之實登垣對壘而敵去不躡曷嘗聞其有戰之名土兵之不訓徵調之是恃其弊實使之然耳是故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韓愈氏所謂大弊也今日調客兵之議不可以莫之罷也籍民校閱而精兵為諸道最李抱真之所已試也今日練土兵之議不可以莫之行也客兵不調而芻餉省土兵既練而士氣倍由是勤蒐閱之法倡勇敢之風而委靡自廢賈勇欲前者一之刑賞較如也則進可以戰而破銳摧堅立於不敗之地退可以守而投石超距蓄乎不用之勇欲一舉而大創之使不敢窺者此實有以為之本矣徵調之兵奚賴哉雖然邊餉之告乏久矣北之匪茹非一日矣司國計者握筭而籌志封疆者請纓而奮清查之使持斧四出分閫之臣仗鉞相望顧今日建議明日報罷今日畫戰明日畫守

田亭草卷一

八

策

而竟不能興民利宣德威以俾廟謨之萬一豈利之終不可興兵之果不可用哉殆必有其故矣伏讀聖制玄白機要所在未克振舉故人罕實用功難責成斯言也懇惻圖治之懷明見萬里之哲也臣試以今日之機為陛下陳之蓋天下無不弊之法而善救弊者存乎人天下有可用之人而善用者存乎君方立法之初豈有不善而所以日趨於弊者非始於紛更之為害則始於玩愒而不振歲月因循積弊愈深其間沿革損益之宜張弛闔闢之用殆有未易辯者況地形異而事體殊鋒鏑交而機會變成敗之相為倚伏利害之相為輕重苟非善用人以圖之未

田亭草卷一

九

策

見庸也官不久任而或再歲一調或一歲再更縱有七年而足民三年而知方者何以究其用也事從中制而一動必經奏請一請輒延歲月縱有老成如充國善兵如頗牧者何所展其技也運司藩臬以屯鹽為名者何限而復置總理之職以統之必諸司多鰥曠之官也而可以不覈其實乎兵備提督以防邊為寄者何限而復遣巡邊之臣以察之是廟堂無督察之術也而可以不究其原乎夫張官置吏以為民也一官之出百家供具一將之遣百夫可擁其所糜費而勞竭者盡斯民之膏脂國家之物力也顧用之

曰正堂卷一

十

而不得其人與夫用之而未得其道則於兵食之大計焉攸賴而奚紛紛焉以此輩為也臣願陛下參輿論之公持獨斷之明擇於諸臣中而用之上自監司下至守令必其能體陛下重本之心者也內自本兵外至督撫必其能體陛下詰戎之心者也均內外之勢使疎遠者樂於自効破資序之格使下位者知所自奮稽政績於論列之外采名不如采實也錄才能於罪廢之中使功不如使過也功之濟也增秩以示賞功之未濟也加意以責成使得安其職業而勿以歲月計焉可也暫費而永寧者不謂之糜財

一勞而永逸者不謂之厲民使得便宜從事而勿以文法拘焉可也某也廉吏必考其所以廉者何如某也能吏必考其所以能者何如是參驗之法所當詳也而曠官其有所懼乎有功必賞而冒濫者之罰不宥焉有罪必懲而規避者之責尤重焉是振飭之規所當舉也而督察其有不周乎明斷運於宸衷而精神通於寰宇黜陟公於廊廟而勸懲昭於域中使文武百職大小臣工咸洗心滌慮効忠宣力之恐後此之謂以天下之治人立天下之治法以天下之大機圖天下之大事而陛下之所以躬耕藉田博求

曰正堂卷一

十二

長策有不徒為飾治之彌文者由是國賦可充不加稅而用自足矣國威可振兵革不試而四夷賓服矣所以弘二祖之烈而追有周之盛者寧有外於是哉雖然此輔弼諸臣之責也不足以煩陛下之慮也臣猶有根極本原之說敢冒昧為陛下言之竊嘗反覆無逸大旨皆在敬德之一言而立政之陳雖綴衣虎賁亦戒以知恤焉即此敬慎憂恤之心乃知艱詰戎之本圖之不可以不豫者也況人君一心之微衆欲攻之一念不謹則讒諂面諛之人得以投其間豫大豐亨之說得以售其欺而聲色貨利逸遊淫